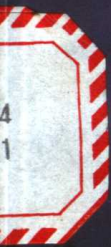


乔 迁·著

# 川端康成研究

Chuanduankangcheng Yanjiu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乔 迁·著

# 川端康成研究

Chuanduankangcheng Yanjiu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闵 敏

## 川端康成研究

乔 迁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294-2/I·156

定价：9.00 元

## 序

这本《川端康成研究》，只可说是川端康成研究的初集。一共包括了《川端康成传》、《川端康成文学的底流》、《川端康成的死因及其遗作》、《川端康成的作品》、和《川端康成作品选译》等部分，都是在报纸杂志发表过或出版的书籍中的一部分。

川端康成文学的底流（有人称之为川端文学的源泉等等），除了《十六岁的日记》之外，就是他的许多“掌之小说”，所以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极短极短，而富有诗情画意的“掌之小说”，也选择了一部分出来，以便利未直接阅读原文的朋友们的欣赏与参考。

川端康成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相隔多年亚洲文学作家之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人，其后又多了位大江健三郎获奖。借用“他山之石”，也许可以成为爱好文学，爱好写作的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们一些有形的鼓励。

李沧溟的一篇《选唐诗序》，虽为后人“占用”，并把“选”字移向后边而选辑了《唐诗选》，但幼时读这本选集，不但对那些“货真价实”并无“伪作”的名家诗篇，敬服万分，即或对这篇短短仅有一百六十余字的“序”文，也觉得十分可喜可爱，印象极深，所以在此也不多赘言，关于川端康成的文学，唯希望读者自己多多领会欣赏。

作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 目 录

序.....	1
川端康成传.....	1
川端康成文学的底流 .....	26
川端康成的死因及其遗作 .....	51
川端康成的作品 .....	60
川端康成的作品选译 .....	80
十六岁的日记 .....	80
港.....	103
胡颀子的盗人.....	104
殉情.....	107
神骨.....	109
女人.....	111
厕中升仙.....	114
脸.....	117
石榴.....	119
红梅.....	123
松鸦.....	126
夏与冬.....	131
蛇.....	137
“掌之小说”自我看法.....	141
日本的美与我.....	145
《日本的美与我》译后记.....	162
后 记.....	166

# 川端康成传

## (一) 家 世

川端康成，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作家了。一九六八年，日本昭和四十三年，他以《雪国》、《千羽鹤》、《古都》等为主要代表作而获得了同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更证实了他作品的真实。自从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之后，在亚洲地区他是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得奖人。

川端康成的故乡，是日本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如果详细一点儿说，那应该是丰川村的大字宿久庄字东村的。这些地方现在都成为大阪府茨本市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位开业医生，名叫“荣吉”，号“谷堂”，生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东京医学校出身；又曾在浪华“儒家易堂”学过汉诗和绘画。据说相当风雅，爱拍照片，那些遗留下来的照片，曾给幼年时代的康成以不少安慰。他的母亲名叫“玄”，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生，祖母名叫“KANE”，一八三九年（天保十年）生，都是“黑田”家的掌珠。这个“KANE”的发音，我查过不少资料，可是，都未能找出它的汉字，读这个音的字很多，如“印”、“金”、“矩”、“钜”、“钟”……等，究竟应该译成哪个字，我不敢自下武断，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先只忠实的标出这个音来，等将来找到确实的资料时，再来补入汉字。他的祖父名叫“三八郎”，后改名为“康筹”，号“万邦”，生于一八四一年（天保十二年）。也是位深谙药性的人。曾获得日本政府的许可，准其在西洋药中加入汉

药，堂名叫做“川端青龙堂”。据说曾著有《构宅安危论》、《要话杂论集》等遗稿。川端家的远祖，是“北条泰时”，事见川端康成自己所写《文学的自叙传》，他说他是“北条泰时”第三十一代或是第三十二代的远孙。原来“北条泰时”的九男是“骏河守有时”，“有时”的嫡子“骏河五郎道时”的长男是“川端舍人助道政”，便是川端氏的近祖了。

## (二) 幼年时代

康成是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出生(户籍上则是记作六月十四日生的)，出生地是大阪市北区此花町一丁目七九番地，当时他的父亲三十岁，可是体弱多病，肺部病的很厉害，两年后的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康成二岁(连虚岁三岁)，父亲就因病逝世，他与母亲暂时寄居在大阪府西成郡丰里村外婆家中。不幸，第二年即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母亲也随父亲长逝。祖父母便带他回三岛郡丰川村的故乡居住。康成只有一个姐姐，名叫“芳子”，比康成大四岁，这时便寄养在大阪府东成郡鯉江村姨母家中，到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也病逝了。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康成，所以自幼也是多病之身。他家的亲戚朋友，在康成幼年时代，甚或也曾耽心过他不会长寿。他这种幼失怙恃，体弱多病的孤独之感，形成了后来他在文学表现上的“孤儿感情”。

康成八岁，入丰川村小学校，因为身体不好和厌得见人，所以常常缺课。真是祸不单行，这年九月，重阳节那天，他的祖母，也与世长辞，此后就只剩下年老多病的祖父和仅仅八岁的他，祖孙两人相依生活，另外还有位姓“田中”的女佣，定时到他家中来帮着料理些家事。

康成在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国文，尤其对于“作文”，更是非常得意，有暇便跑到图书馆里去乱读些书籍。

### (三) 中学和高校时代

一九一二年，日本明治四十五年，这年也就是大正元年，康成十四岁，小学毕业之后，考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因为离家较远，往返通学的关系，所以身体比以前好些了。小学的时候，他曾立志作画家；中学时代又立志作小说家。翌年十五岁，他把自己写的新诗和作文搜订在一起名为《谷堂集》。康成十六岁（一九一四年），祖父以七五高龄于五月二十四日又驾鹤归真。至今，康成完全变成了孤儿。一九二五年所发表《十六岁的日记》（原名《十七岁的日记》）就是在照顾祖父患病时所写下来的日记。《拾骨灰》一文（一九四九年发表），据说也是这个时期写成的。祖父死了以后，康成暂时寄居在丰里村的舅舅黑田秀太郎的家中，每日从吹田乘火车跑到茨木学校通学，到十七岁的一月，才搬到茨木中学的宿舍去住，一直到毕业都是住在宿舍里。这时康成喜欢读武者小路实写的作品，并喜爱《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古典。十八岁中学五年级（战前日本旧制中学修学年限共五年），曾作过宿舍的室长，与同室的少年发生过同性相爱，这时他常写些短文在茨木町刊行的地方小报《京阪新闻》发表，有《H中尉》、《淡雪之夜》、《紫色的茶碗》、《月见草开放的夜晚》、《电报》、《自由主义的真义》、《寄自青叶窗》、《给少女》、《永劫的行者》等。为了追念他的英文老师仓崎仁一郎先生的逝世，曾写了一篇《肩抗着老师的灵柩》在石丸梧平所主编的杂志《团乐》发表，本文后来又改名为《仓木先生的丧仪》，曾在昭和二年的《君王》杂志发表。十九岁，一九一七年三月茨木中学毕业，去东京寄住在浅草藏前的叔母家中，同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高中及专科学校之间，因为那时的日本中学为五年制），同班同学之中有石浜金作、酒井真人、铃木彦次郎、守随宪治、池田虎雄等，都是日本一时俊彦。这时认识了南部修太郎，对志贺直哉、芥川龙之



介的作品非常爱读。三年间的高等学校生活，也是住在学校宿舍里过的。二十岁，他曾一个人去伊豆旅行，邂逅到当时在乡下各地流浪的小演艺团，就是后来他的成名作《伊豆小歌女》的故事中心，也是他后来恋恋难忘的。这之后，他常常独自去伊豆汤岛。后来并曾在那里定居过一个时期。二十一岁，他在一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千代》一文，后来他又曾迭次提到这篇作品，是在他的高校生活之中颇值得纪念且又牵连到他的爱情关系的。这时他经由池田虎雄的介绍与金东光相识。翌年一九二〇年，一高毕业，结束了中等教育的阶段。

#### (四) 大学时代

一九二〇年，日本大正九年，三月（一说七月）康成一高毕业后，四月（一说七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的英文系，开始了他受高等教育的生活，也开拓了他以后在写作关系方面的领域。他的同年同学之中，有石浜金作、酒井真人、铃木彦次郎等都是他高校时代就在一起的。入学未久，他就邀集了他这几位同学又加上他的好友今东光几个人，开始筹备复刊第六次《新思潮》。他去访问菊池宽，很得菊池宽的赏识，这尤其是他此后一生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关键。所谓第六次《新思潮》，在这里请容我作个简单的说明。原来《新思潮》，是在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由小山内薫主办，由潮文阁发行的一个杂志，发行到第十七期停了刊，这是所谓第一次《新思潮》。第二次，则是从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复刊，仍由小山内薫任主宰，又聘请了岛崎藤村为顾问，更扩大阵容，把后藤末雄、和辻哲郎、谷崎润一郎、子泉铁、木材庄太等，都拉入作为同仁，自这以后，《新思潮》便成了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为中心的专属同仁杂志。后来继继续续，出出停停，至今已复刊停刊了十有余次，第六次的复刊，第一期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发行的，由酒井真

人想法弄到了一张百元大钞，才得奏其事功。那时百圆日金的大钞颇为罕见，据今东光追忆说，如果拿百元大钞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百货公司连顾客姓名都要记下来的。《新思潮》出了几期，又复停刊。然而，这些主干都是后来创刊《文艺时代》的同仁，又是“新感觉派”的台柱。他的好友今东光氏在数十年后所写的《东光金兰帖》中，对康成的这项的复刊，还是极为怀念和重视，并喻康成是个百年不一出的奇人。同年四月，康成由英文系转到国文系（即日本文学系），这时他的系主任是藤村作博士，当时日本的名汉学家盐谷温先生，也正在东大主讲中国文学，芥川龙之介曾去听过他的《琵琶记》，并劝今东光去听他的课。康成后来曾与今东光等合译了一部由盐谷温先生训点的中国的唐代小说，并附有盐谷温先生的一篇序言。这件事情，至今还未被研究川端文学的评论家们发现。然而由此也可知道川端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也是有着相当的渊源，而有蛛丝马迹可寻的。这年，菊池宽先生，又介绍他认识了横光利一，他那时与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都已是的作家。在第六次《新思潮》的第二期，他发表了曾经受到菊池宽、久米正雄等高度评价的精心之作《招魂祭一景》，七月多的《新思潮》中，又发表了《油》是描写他与祖父共同生活时的情节。同年十二月，在水守龟之助任主编的《新潮》杂志发表了他对南部修太郎氏第二部作品集《湖水之上》的批评——《南部氏之作风》才拿到最初的稿费，这在他的写作史中，是非常有意义的。翌年，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康成二十四岁，曾翻译过 John Galsworthy 和 Lord Dunsany 等小品文，送到《文章俱乐部》杂志发表。以后的作品都在拙编《川端康成主要作品年代考》中详有列载，在此不赘述了。大学三年级时，菊池宽创刊《文艺春秋》，把他和石浜金作、酒井真人、铃木彦次郎、今东光四个人，都拉去作同仁，创刊号中，他发表了《林金花的忧郁》。《文艺春秋》是日本文艺界的主力杂志，这使他向作家的前途更迈进了一步。这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日本有名的关东大地震，他住的

本乡驹込千驮本町的“下宿”虽然无恙，可是灾情奇重，房倒屋塌，给予当时日本文艺界一个新的刺激。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康成二十六岁，以《关于日本小说史的研究》论文毕业于东京帝大。自四年级始，他的学费来源已经断绝，大学毕业后，就完全踏上作家生活之途了。

### （五）作家生活的展开

前面已经约略提过，在大学毕业之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康成和横光利一，以及片冈铁兵、石浜金作、今东光、佐佐木味津三、铃木彦次郎等二十几位新进作家，共同创刊了《文艺时代》杂志，创刊号于是年九月出版，从此他们抗起了新感觉派的大旗。他一方面加紧自己的写作，同时这位多情的作家，对他在高校时代累次独游因而邂逅了“小歌女”的那个伊豆汤岛的地方，仍是不能忘情，从二十七岁这年始（一九二五年），他曾长时期的居住在伊豆。不住在那里时，又频频往返于东伊道上。翌年二十八岁，在《文艺时代》一月、二月号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伊豆的小歌女》。同年（大正十五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六月由金星堂出版了他最早的处女创作集《感情装饰》，奠定下作家的基础。日本习惯，在出刊处女集时是要举行祝贺会的。当时出席他出版祝贺纪念会的人有：福冈益雄、江戸川乱步、大宅壮一，丰岛与志雄、石浜金作、菊池宽等五十多人。这时，他在东京暂住于麻布区宫村町。翌年（昭和二年），才从汤岛正式搬到高圆寺赁屋居住，但仍常跑伊豆。金星堂又把他的短篇小说《伊豆的小歌女》印成单行本。他和犬养健、林房雄、池谷信三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永井龙男、片冈铁兵等二十几位同仁，创刊一页随笔杂志《手帖》，所谓“一页随笔”是所有的执笔的人，每人分配一页版位，写些诗、画、随笔、日记等。志后附有白纸，以供读者作笔记之用，所以叫做“手帖”。“手帖”这两个字译成中文，就是“笔记本”或

“杂记本”的意思。这个别致的杂志，出刊到昭和三年十一月，共发行了九期而停刊。这时康成又参加新感觉派影片联盟，这个联盟虽只拍了一部影片而夭逝，可是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对新感觉派运动是相当值得纪念的。所谓新感觉派请容我在这里回溯数年，顺便说说它的来龙去脉：当川端康成、今东光、横光利一、石浜尾作、片冈铁兵等在一九二四年创刊了《文艺时代》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当时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曾对《文艺时代》写了一篇叫做《新感觉派的诞生》的论评，这个“新感觉派”的字眼，下得非常恰当，所以大家便也这样叫起来了。《文艺时代》的这群作家他们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这个头衔，同时还努力建立了一些理论，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本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像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这新感觉派的诞生也不例外。新感觉派在文学运动的目标上是要打倒当时的既成文坛，也即是要打倒那时掌握文坛的所谓“自然主义文学”派。除此之外，那时在日本文坛上还有一个新兴势力，就是平民文学运动，这三者成为鼎足之势，互相攻伐，是日本大正、昭和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康成在东京住了不久，同年十二月便又移到热海租了一所别墅居住。翌年（一九二八年），才由热海回到东京市郊大森马达居住。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三十一岁，平凡社刊行《新进杰作小说全集》，其中第十一卷便是《川端康成集》。同年四月，《近代生活》杂志创刊，他又参加作为同伙。九月，自大森迁到东京下谷区上野樱木町居住。他因为从前在浅草住过，所以和浅草结了解之缘，同年十二月起，《东京朝日新闻》夕刊，连载他的《浅草红团》。至此，康成在文学界的地位可说已完全奠立了。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岁，《改造社日本文学全集》中把《川端康成集》做为《新兴艺术派文学集》出版。一九三二年，三十四岁，春阳堂《明治大正文学全集》中“现代作家篇”出版了《川端康成集》等。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与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小林秀雄等创刊了《文学界》。一九三四年除了创作之外，还发表了他的《文学

的自叙传》。这年，他又迁居到下谷区中坂町居住。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三十七岁，开始写的代表作《雪国》，前几节《夕色之镜》（文艺春秋一月号），《白晨之镜》（改造一月号），发表以后，又断断续续的写了《故事》。《徒劳》、《萱之花》、《火枕》、《手球歌》、《雪国抄》、《续雪国》，直到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四年）四十九岁，才算完成了这部代表大作，其间经过了十二年之久。我国《三都赋》十年而成，洛阳为之纸贵，真可前后媲美了。这部大作，并没有虚耗他的精力，终于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代表作品。

## （六）日本战败前后

一九三一年（日本昭和六年），日本军阀，侵占了我的东北，一九三七年又发动芦沟桥事件，席卷了我们半个大陆国土，八年抗战，我国损失了数千万同胞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我的两位叔父，我的三姐及姐夫都是在日本军阀的宪兵队中，被酷刑拷打丧生的，至今连尸骨都未能找得回来。一九四一年日军阀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到一九四五年，终于遭受到天罚，军阀的穷兵黩武所换来的代价是损失了无数良善人民的生命财产，害得广岛、长崎吃原子弹，更害得日本全国劫余的良善人民一贫如洗。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中，康成并不像那些随风转舵的作家一样，把“笔杆”作了“枪杆”的尾巴，他的作品，一直是沉醉在爱情和纤细的心理刻画之中；自始至终坚守着新感觉派的阵地。这时，在创造技巧方面，已经完全到了炉火纯青。但是作品的分量，却仍以短篇居多，及至战争末期，产品更见少了，连所选的一本女性小品集，也被逼得在日本国内不能出版。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他迁居到镰仓町二阶堂。翌年（一九三九年），任菊池宽赏的铨衡委员。一九四〇年，组成日本文学学者会，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四十三岁，春夏之交，与村松梢风、吴清源，访问我国东北，在哈尔滨和同行者分手，他又经承德到

北平,住了十几天,才转道大连返回日本,同年秋,与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高田保、大宅壮一、火野葦平等又访我国,历经哈尔滨、黑河、海拉尔等地,至奉天与大家分手,留下来住了约一个月,又去北平游历了约半个多月,仍转道大连回日本,不几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受菊池宽文学奖。翌年(昭和二十年),康成四十七岁,八月十五日,日本降伏,东久迩内阁成立;十月释放政治思想犯,废止治安维持法,币原内阁成立;十一月,《新潮》、《文艺》复刊;同年八月,康成与住在镰仓的久米正雄、中山义秀、高见顺等,合创《镰仓文库》,设事务所在日本桥白木屋,每日到所办公,半近似 Salary-man。作者是不能脱离时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怎么样也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康成既不同于流俗,所以作品更少了。甚至在战后的一个阶段里,仍未能恢复他的充沛,文坛界的人们,更有为他担心的,可是,这决不是他的消沉,而是蕴育着他更大的活力,终于不久,他的友好相继死去,他一方面吟诵着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悲痛着老友的凋谢,一方面感到“败战后的我只有重回到日本古来的悲哀中去”了。当他的好友横光利一死去时,他悲哀到极点,同时他化悲痛成为力量,在祭横光利一的吊辞中说:“横光君,我要以日本的山河为魂,在你死后活下去……”那时在他心之深处,已经隐隐的更坚定了要发扬“日本的美”和要做些什么的决心了。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上来讲,一九四六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一月,日皇下诏书否定了自己的神格,五月,远东军事法庭开庭,吉田内阁成立,十一月公布了日本战后的新宪法,已经从惶恐失措,渐渐的摸索出了轨道,在文学的领域里,七月,日本文艺家协会再组成。《中央公论》、《改造》于一月先后复刊。《世界》、《人间》、《展望》、《近代文学》在一月,《新日本文学》在三月,《世界文学》、《艺林闲步》在四月,《群象》、《万绿》在十月,《八月》在十二月等各新兴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康成除

了和他的几位好友经营《镰仓文库》，自任镰仓文库所创刊的《人间》杂志编辑外，在写作上，也恢复了他的春光。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完成了《雪国》之后，从一九四九年又开始写《山音》、《千雨鹤》、《古都》等几部长篇有份量的作品了。

### （七）文学界的功绩

随着日本战后的重兴和他声望名誉的增长，在作家生活中，他更展开了多方性的发展与活动。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五十岁，从五月起，新潮社开始刊行共计有十六卷的《川端康成全集》，他除了整理他的全集，和写作之外，并宣布“日记”和“书简”，可任公开活用。这年三月菊池宽氏死了。六月，康成继志贺直哉之后，接任了日本笔会会长，以后一直到昭和四十年十月辞任为止。十七年的岁月中，他始终站在第一线上为日本文学界的发展，尽其努力。一九四九年，文艺春秋社复活了“芥川赏”，他仍是继任铨衡委员。同年改造社创设了“横光利一奖”，他也应任为铨衡委员。九月，世界笔会第二十一届大会在威尼斯举行，他代表日本在《人间》十月号发表《寄大会》一文。十一月，受广岛市之邀与笔会的丰岛与志雄，青野季谷等，赴广岛视察原子弹被害情形。翌年，一九五〇年春，又与笔会的会员们再去广岛，并去长崎视察原子弹被害情形。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被选为艺术院会员。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之际，曾以日本笔会会长名义，发出声明，同情争取自由而被迫害的人们。一九五七年（昭和三十三年），为出席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与松冈洋子等赴英国，五月返日。九月，国际笔会在东京举行第二十九届大会，川端氏以东道主的身份，使大会开的非常圆满成功，全世界的作家们对日本作家不能不另眼相看。以此功劳，受到日本文学振兴会颁发给“菊池宽赏”。翌年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年）六十岁，二月被选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至此，康成已不仅是

日本的康成，而成为世界的康成了。一九五九年五月，又赴联邦德国出席第三届国际笔会，被授予“歌德金牌”。翌年一九六〇年，法国政府赠予艺术文化勋章。五月，美国务院招请赴美。七月出席在巴西举行之第三十届国际笔会，八月归国。一九六一年（昭和三十六年），以《常眠的美女》受“每日文化赏”，并受日本政府第二十一回文化勋章。一九六二年六月，长篇小说《古都》全部脱稿。八月参加世界和平呼吁七人委员会。一九六三年，财团法人日本近代文学馆创立，任该馆监事。复任艺术院第二部，即文学部部长。一九六四年，赴奥斯罗出席第三十二届世界笔会。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辞去日本笔会会长。一九六六年，以多年来对日本笔会之功劳。受该会赠以“高田博厚”所塑制之胸像。一九六七年（昭和四十二年），日本文学馆开馆，授予顾问。八月任日本万国博览会政府出展恳谈会委员。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以《雪国》、《千雨鹤》、《山音》、《故都》等代表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二月十日于瑞典受奖，十二日发表受奖纪念演说，即《日本的美与我》一文。关于获得诺奖的经过，我将另有专文详述。授奖后，漫游欧洲，一九六九年（昭和四十四年）一月六日回日本，二十七日受日本国会祝贺。三月至六月赴夏威夷大学讲学，发表《不朽的美》、《美的存在与发现》。九月十四日在三藩市发表《日本文学的美》等等。

十一月，担任“伊藤整”的文学三团体的葬仪委员长，并在“三彩、增刊梅原龙三郎号”发表《近代美术馆的梅原》、《有岛生马选集》的序文《日本文学的自然观点》等。一九七〇年（昭和四十五年）六月，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在京城举行的“第三十八回国际笔会大会”发表祝辞。七月，接受汉阳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号。九月，去金泽出席“石川近代文学馆”之秋声展。十月，撰写《川端康成全集》第十四卷的后记等。一九七一年（昭和四十六年）一月，担任三岛由纪夫丧仪之丧仪委员长（三岛由纪夫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割腹自杀），四月，应授东京都知事选举竞选的秦野



章。九月，提出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的《日中国交回复要望书》。十月，担任《内田百闲全集》第十卷(谈谈社刊)的编辑委员。十二月被推为“日本近代文学馆”名誉馆长。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一月，出席电视讨论会，主题为《日本人变了吗？——斩除“脱”的现象》。出席《文艺春秋》文化讲演会讲演。三月七日急性盲肠炎入院，十五日退院，四月十六日夜于逗子之寓所，瓦斯自杀，一代文豪，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二岁又十个月。自杀情形。请参阅拙文《川端康成的死因及其遗作》。

川端康成谢世之后，于四月十八日，在长谷之自宅举行密葬。五月二十七日，“日本笔会”、“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近代文学馆”三团体葬仪，在青山斋场举行，由芹泽光治良担任葬仪委员长。戒名为“文镜院殿孤山康成大居士”。“日本近代文学馆”主办“川端康成展——其艺术与生涯展”巡回全国各地。十月，创设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十一月，“日本近代文学馆”设置“川端康成纪念馆”。各报纸杂志发行纪念专号以为纪念，川端康成的著作，更加畅销。一九七三年三月，财团法人“川端康成纪念会”，并创立“川端康成文学奖”，川端的精神与其不朽的业绩永活在人间。

## (八) 作品简析

关于川端氏的作品，我想另外写一篇专门性的文章，再来作较为深刻的分析，在这里为了使大家有个轮廓性的概念，我只简单的先说一说它的梗概。

要想了解分析康成的作品，我们必须再倒回头来大略的考察一下新感觉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他们作品的特征。新感觉派运动，虽然似是以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十月所创刊的杂志《文艺时代》为中心而展开的，可是它的成立也自有它成立的背景。那时的世界潮流，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文艺界呈现出精神